



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古商城景区

闲步古村正逢春

□ 戚 丹

春景熹熹，古村也盎然，步步拥风抱翠，心田里落满新芽。

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建于明永乐八年（公元1410年），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，却一点没有老龄感，随意透过某一墙隙，仍能望见历史里的云烟。似有春阳执笔，展开60.5公顷的长卷，密实地记录着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所以流年虽逝，这里反倒愈发蓬勃，愈发新彩新貌。

三年后再来周村，挤出熙攘人群，驻足在拐角，同一棵古柏对望，旁边的屋檐下还挂着新年的红灯笼，一长溜缀着红糖的招幌在风中轻摆，风吹来青草香气，好一派眷红偎翠之景。

云从天际飘来，逐个敲窗，于是看见黛瓦红墙熠熠生辉，“小贩”提着茶盏邀人落座，周村烧饼散着十里稻香，货郎担上摆满数百年的记忆……每一帧画面都让人恍惚，似成了穿越小说的主角，分不清今夕是何年，或许在交错的时空里，有一位古人正挑着春天向我走来。

沿着青石板路向前，“大清邮局”仍是100余年前的模样，木心那句“从前车马很慢、书信很远”在此刻具象化。多想给过去寄封信，说今日阳光灿烂，说春风唤醒了大地，说时代的歌声无比嘹亮。

来周村，是一定要进“瑞蚨祥”逛逛的。1821年，瑞蚨祥在此生根落地，用一匹匹绸缎书写了至今不朽的商业故事，用一件件彩衣让“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”至今家喻户晓。很喜欢门旁

的对联：“紫白红黄皆悦目，麻棉毛葛总因时”，是说可塑性极强的丝绸，也是包罗万象的春天。一件剪裁得体的衣衫，就如一枝赏心悦目的花，令人怡然。李白曾说：“天上取样人间织”，或许周村丝绸比春花还要耀眼。

眼睛看饱了，肚子却饿了。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周村烧饼”，乌泱泱地排满了人，好容易轮到自己，一面捧吃热乎乎的饼，真是酥到嘴里，香进心里，一面偷师学艺，老师傅也不怕看，从揉剂子、擀面到点芝麻、贴饼，时不时讲两句，很欢迎我们把做饼技艺带去别处。临走前带了些烧饼，回家同我们新疆的馕做了比较，但没法说高下，各有各的滋味，正如枝头上不同的花，红的红的，带给人的愉悦感是不同的。

西北的二三月还料峭，而齐鲁大地已春意盎然。其实除了早春的杏花、桃花，周村街巷里的枝头还不算绚烂，但扑面而来，总觉得春意满满。就说这状元府，始建于明末，扩建于清康熙年间，距今300多年，青砖灰瓦，院落深深，每一面墙的背景板都是葱郁的树，瞧着很是古朴庄重。但思绪是上扬的，尤其是踩着三级石阶，迎着“高升”的门匾进门，瞬间代入状元郎的角色，脑海中自动播放这句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我明白了，状元府背后的科举文化，就是春景的一种。从唐代开始，古人大考多设在二三月举行，所以叫“春试”，春日万物勃发，少年踏风而行，心中自然无限憧憬。春天是文化气息浓郁的季节，涓涓不息的文化也让春天更加旺盛，周村大大方方地奉上数百年不颓的风景，人们游走在古建筑群里，共同耕种着新的历史。

周村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村”，不是说说而已，当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在此碰撞，犹如五湖四海齐聚一堂，你挑着担，我要着枪，依次献上春天的盛宴，也为古村蓄上蓬勃的气息。自立春开始，景区每天都有不同的民俗表演，如元宵节街头的周村芯子戏，老艺人用灯座举着扮作戏剧人物的孩童，载歌载舞，灯火灼灼，怎可不谓是种托举和传承？还有抛绣球、票号风云、大染坊开市等情景演艺，似与古人来场跨越时空的会晤，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，他们也永久驻足这片土地——又新春，周村烟火鳞次，我们一起春耕秋收，一起延续600多年的繁华。

很难想象，文学家蒲松龄就是在附近完成的《聊斋志异》——距离古商城景区10余公里开外的地方——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的石隐园霞绮轩内，蒲松龄曾在这里设馆教学、写作30余年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周村为商贾所集，趁墟者车马辐辏”，透过文字仍能一观300多年前周村市集的热闹景象。泛黄的古卷中，那一个个人物可有过往来客的身影踪影？那一段段志怪故事可有蒲松龄对数百年后的想象？大概有的，没准蒲大作家还要闲步古商城街头寻一寻灵感呢，吃个烧饼，赏赏春花，思绪再被夜雨淋浇，笔下的文字就这么萋萋而生了。

石肌理毕现，隐隐有孱弱的流水声，而猛地从弯道汇集，自高处跌落而下，又如轰轰雷鸣。

三道湾步道，是山茶花的世界。毛蕊红茶裙裾翻卷，艳红，润泽，如美人的朱唇。西南红茶素雅，婉约，两层花瓣交错重叠，白里浸出粉红。还有许多百年西南红茶树，至少有三四根枝干簇拥而生，被泛黄的外皮包裹着，树冠撑得又大又高。我捡到几朵细细观察，只见密集的花柱顶着红蕊，还能闻到淡雅的香气。

凤凰亭边，那些西南红茶花口朝下，如寺庙里一口口古钟，也仿佛是它们被谁敲响之后，才有了金龙河浅滩处的潺潺水声。那些古茶花树中，穿插着柳杉、冷杉、五尖槭、扁刺锥、灯台树……花朵会坠入树与树的间隙，也会落向蛇根草、鸢尾丛中。

茶花一路应着河鸣，河水时而激越，时而内敛。光线明亮的地方，河水映着石桥，桥影扑中河里的岩石。湍湍河水找到石头的软肋，利用转弯和叠水的机会，在石滩上显现出漩涡状的锅穴，后来的水流经此处，就如沸腾起一个个小锅。光线暗淡时，雨雾正铺天盖地，桥若隐若现，亭似有若无，让人疑心是近处显现的墨色枝丫，勾勒出这水墨丹青。

白头鸭轻柔地啾啾，叠音泉叮叮咚咚。河边虬曲如龙的树干处飞珠溅玉，撞上隆隆巨响，这是金龙河最猛烈的咆哮。再向低处，又一个卡扣解开，河水郁积的情绪得到释放，性情愈来愈平缓温驯，最后谦逊地顺过石滩，居然未发出一丝动静。古茶树在半空挥袖伸臂，花朵自约10米高的枝头散落，河水接住了它们，它们便徐徐向远处飘移。

我心怀这幅绝美的画面，憧憬着三分之二我还未及细看的景色。长虹瀑布、香草叠溪……在暮色与雾气中，持续投来万种引力。

这时，我又发现覆盆子冒出了簇新的芽头，那色彩已打开郁勃的春天。

去年3月，一个细雨纷纷的清晨，我穿过连城那成片的油菜花海登上了冠豸山。

惊蛰过后，冠豸山在隆隆的雷声中和万物一起苏醒。石门湖和九龙湖日渐丰盈，山坡上的杜鹃竞相绽放，林子里的树木也愈发苍翠。一场春雨后，冠豸山便宛如一位丹霞仙子轻拢着嫩绿的烟纱，发间簪着新花，静静地伫立在连城的烟雨中，娉婷于闽西南的山水之间。

看多了湘西连绵起伏的大山，第一眼，我便喜欢上了冠豸山的秀气。如果把湘西雄浑苍劲的大山比喻成粗犷汉子，那么冠豸山便是那纤腰玉带舞天纱的秀丽女子。

来冠豸山，必然是要去石门湖泛舟的。在群山的环抱里，在微雨的抚摸下，石门湖如同一块质地细腻的翡翠。这个季节的杜鹃开得不是很多，红的、紫的，星星点点缀在崖壁上。就在我以为这山上只有杜鹃的时候，却在眼波流转的不经意间，与肆意绽放的山桃花撞了个满怀。偶尔，还有黑天鹅悠然掠过水面，在轻雨的节拍里与山岭的倒影一起共舞。

越往前，越会惊叹大自然的神奇创造力，冠豸山的丹霞赤壁在雨丝的滋润下泛着赭红色的光泽。离开石门湖，穿过幽深的峡谷，我们沿着365级天梯攀爬上摩天岭，便到了有着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险的竹安寨。它正浸润在3月的细雨里，蓬勃着新的生机。夯土墙上的藤蔓早已吸饱了春雨，野蕨也从石缝里探出了身子，还有屋后的竹林和院子里的青草，正在为残存的寨子系上碧玉的丝带。

踩着细细密密的雨点，独自漫步在那些残破的房子前，仿佛闯入了一部被山风翻开的武侠残卷。让人忍不住蹲下来，想从碎石堆里翻出半枚生锈的铜钱或者是一支断箭。

在山凹的平地处，竹安寨内39间石屋的地基轮廓犹在，残存的灶台豁口仿佛还飘着淡蓝色的炊烟，寨门虽破却仍固执地守护着百年前的江湖

福建省龙岩市冠豸山景区

桃花雨润千年诗

□ 甄钰源

传说。指尖抚过风化剥落的石墙，似乎能触碰到乡绅们在这里生活的余温。在斜风细雨中还能听到太平军的马蹄声、凿石筑屋的叮当声、寨民汲水的轱辘声以及孩子们的吵闹声……这曾是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安居之所。

此刻，我只想在这样的寨子里，在开着梨花杏花的院子里，煨一罐连城白鸭汤，再配上早已温好的龙岩沉缸酒，在这样的春日午后微醺一会。

冠豸山灵芝峰下的书院群，是历史文脉绵延几百年的鲜活见证。历代文人雅士在此修筑学舍，隐读著书。至今仍有宋代仰止亭、丘氏书院，元代樵唱山房，明代修竹书院、东山草堂等10座遗存。它们在时光册页里渐次铺展，将中华文化镌刻进了岩层的肌理。

我在细雨未歇时走进了东山草堂。来东山草堂，我的目的很明确——用摩天岭裂隙隙泉的活水煮龙岩的好茶。龙岩属于武夷山脉南端，产好茶。武夷岩茶、漳平水仙、坂田黑茶和瓦溪茶都是龙岩的名茶，我最喜欢的是漳平水仙。

我打开折叠卡式炉，取来从裂隙泉引来的春草池的活水，注入小铜壶。只不过四五分钟的时间，氤氲的茶香已悄然攀上东山草堂的丹霞石壁，在林则徐手书的横匾“江左



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扎龙生态旅游区

鹤鸣九皋皆春来

□ 郝归舟

扎龙被称作鹤城。丹顶鹤用细白明亮的羽翼，在这座城的天穹和大地上写诗。

它写下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：故事里的女孩名为徐秀娟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在扎龙度过了青春岁月，悉心养鹤、训鹤、护鹤。后来，她千里迢迢，不憚辛劳，前往丹顶鹤的越冬之地江苏射阳，筹建湿地保护区。却在一年落满霜的清晨，为救一只丹顶鹤失足滑入了复堆河深处，再也未见归来。

我已经去过射阳，见证了一幕夕阳下鹤舞轻影的盛景，晕染如水墨，皎皎清绝。今年春日，当这群翩跹雪鹤开始北上迁徙、迎接春天的时候，我便和它们一道翻山越水，来到了扎龙生态旅游区这个故事开始的地方。

天气还很冷，长风料峭清寒，吹荡过悠悠芦苇丛，如笳篥鸣。朝日初升，扎龙湖中水波涌金，温柔的微阳翻弄着湖心的一池波光粼粼。

我刚来，就赶上了放飞活动，登上观鹤台远望，天穹是极纯净的，澄蓝如镜，一碧万顷，几乎见不到任何瑕疵。几朵绵软的流云缀在幕上，细看去，却不是白云，而是几只振羽低飞、清唳云霄的丹顶鹤。它们修长的脖颈微微扬起，时而盘旋，时而低回，时而迎向粲粲的阳光，线条流畅的羽毛被镀上了一层金边，黑色的尾羽轻轻蘸过天穹，晕染开极有韵味的一个小黑点，不经意间，就把自己镶嵌进了天地这幅巨画。

我没有随大流坐车坐船，选择了沿湖边漫步。湖中的冰霜已渐渐消融，一转角，我与一只临水照影的丹顶鹤不期而遇。

它立在一艘废弃的木船上，静静地对着水面，用长喙梳理自己的羽毛。倒影中也有一只小鹤，随着水波温柔地晃荡，仿佛也在好奇地注视着它，黑豆似的眼睛灵动而澄澈。终于，像是厌倦了这样长久的对视，它展翅在湖中一掠，影像便刹那破碎，消失不见了踪影。羽毛上，还有些淤泥与倦怠的痕迹，跳入湖中翻滚几下，顿时变得光洁如新。

这时，我又发现覆盆子冒出了簇新的芽头，那色彩已打开郁勃的春天。

风流”的墨痕上萦绕。

茶香袅袅，引来了一位身穿红色冲锋衣的年长者。他步履稳健，目光炯炯，显然是一位老茶客。他轻轻地嗅了嗅茶香，微笑着问道：“你泡的是水仙吧？这香气真是醉人，可否也让我品尝一杯？”见是茶友，我便热情地介绍：“嗯，这是今年的新茶，用的是冻茶工艺，所以兰香十足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这茶树和桃花是青梅竹马？”他轻啜一口茶，继续道：“桃树的根护着茶树的根过冬，开春后茶叶就沾了桃花的魂。所以，3月的新茶也叫桃花茶。”好浪漫的表达呀。他的话仿佛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看到了茶树与桃花之间那隐秘而美好的联系，也让我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有了更深刻理解。

茶烟缭绕间，杯盏轻碰的脆响，和着檐角铁马在薄雨中的叮咚声，仿佛奏响了一曲大自然的宫商。我们给自己的杯中续了茶：“这冠豸山的雨声真好听呀。”

春天的冠豸山，就是一本被桃花雨浸透的千年诗卷。丹崖赤壁渲染着学者们讲学时的墨色，石门湖里荡起的涟漪，是对客家文化的深度注解。林子里的杜鹃花却像一盒胭脂被打翻在云雾里，我想，那是冠豸山给尘世间我们写就的一封还未寄出的淡红信笺吧。



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扎龙生态旅游区

一面巨大的琉璃，温和而平静，纤细而阴润。

这里的潮水声很微弱，当一切都寂静下来，我听见了春花盛开的声音，还有——鹤鸣。

一声声错落回响，此起彼伏，如松风吹耳，如金石铿锵，如玉弦冷冷，如远钟回荡。高高低低响彻四面八方，交织成一曲唤醒春天的乐章，古人说，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”，确实并非虚言。

那鹤叫声中，甚至有一种让人感而落泪的力量。我曾很多多次想过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信念能促使徐秀娟为之捐身不悔，跨越生死的藩篱。此刻，站在屋前听鹤鸣，忽然就明白了什么。

故居有一行题字，叫六鹤同春，“六鹤”同六合，鹤鸣响起，天下皆春来。徐秀娟抱着一只丹顶鹤，升入无垠的蓝天白云，却将盎然春意永远地留在了扎龙，留在了这人间。从此岁岁花开时，总会有仙鹤衔花而至，盘桓在故人宅前。

雕像的目光望向远方的湖边，三五只丹顶鹤在那里捕食，流连嬉戏，欢快而鸣。霜风正劲，春意却已浓染。



本版插画 郭昕